

于伶剧作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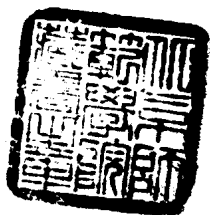
于伶剧作集

④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4920



中国戏剧出版社

1134920

封面设计：张 慈 中

书名题字：张 士 礼

于 伶 剧 作 集 (四)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彩 虹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40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 插页 4

198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平) 1—300 册 (精) 1—285 册

书号 8069.1011 定价 (平) 3.85 元 (精) 5.15 元

第四卷说明

本卷共编入作者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五九年创作、改编、翻译的四个话剧剧本和一个电影剧本。

《上海大律师》写于一九三九年春，是根据美国作家埃尔玛·赖斯原著改编的，由现代戏剧出版社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印行初版。

《满城风雨》写于一九三九年，是根据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原著改编的，现据现代戏剧出版社一九四八年七月三版编入本卷。

《戏剧春秋》写于一九四三年十月，由重庆未林出版社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印行初版，署名夏衍、于伶、宋之的。现据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一版编入本卷。

《聂耳》写于一九五九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五九年印行初版。

《西班牙万岁》译于一九三七年五月，由生活书店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印行初版。署名尤兢。

以上剧本除《戏剧春秋》、《满城风雨》外，均根据初版本编入本卷。

这次出版，作者对以上作品作了校订。

第四卷目录

上海大律师.....于伶 包可华 改编

第一幕.....(5)

第二幕.....(72)

第三幕.....(117)

后 记.....(148)

满城风雨

第一幕.....(155)

第二幕.....(190)

第三幕.....(200)

第四幕.....(228)

后 记.....(246)

上演前后.....洪谟(247)

戏剧春秋.....夏衍 于伶 宋之的

第一幕.....(254)

第二幕.....(273)

第三幕.....(295)

第四幕.....(336)

第五幕.....	(382)
插 曲.....于伶作词 盛家伦作曲	(395)
后 记.....	(398)
新版后记.....夏衍 于伶	(401)
 聂 耳(电影剧本).....于伶 孟波 郑君里	(405)
后 记.....	(508)
 西班牙万岁.....〔苏联〕A·亚非诺干诺夫	
第一部.....	(514)
第二部.....	(543)
尾 声.....	(566)
译 叙.....	(569)

上海大律师

(三幕话剧)

于伶 包可华 改编

根据〔美国〕埃尔玛·赖斯原著改编

剧中人物

葛佩菁——女接线员。

徐小衡——练习生。

柴老太太——大律师旧时的邻居，老妇人。

刘长子

殷胖子

邮 差

蔡普门夫人——有谋死亲夫嫌疑的妇人。

雷小姐——戴律师的女书记。

马福胜——事务所外勤，兼作侦探事务。

戴子骞律师——席律师的合作者。

擦皮鞋阿毛

顾安琪——席大律师的女帮办。

温 柏——事务所职员，著名法科大学毕业生。

桑德豪——事务所管理文件的职员。

李 莉——舞女。

送信童

谭礼明——席律师夫人的好友。

送电报的

席持平大律师

黄慧芬——席夫人。

一个妇人

另一个妇人

席老太太——大律师的母亲。

庄默庵——大律师的好友。

简玉文——当事人。

白子达——以前的一个当事人。

席仲平——大律师的弟弟。

柴阿土——邻居老妇人的儿子。

杜小明——大律师夫人的拖油瓶儿子。

杜小慧——大律师夫人的拖油瓶女儿。

冯克章——律师公会监察委员。

第一幕 一九三七年初夏的一个上午

第一景 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室

第二景 席律师的写字间

第三景 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室

第四景 席律师的写字间

第二幕 第二天上午

第一景 席律师的写字间

第二景 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室

第三景 席律师的写字间

第三幕 一星期以后的下午

第一景 席律师的写字间

第二景 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室

第一幕

第一景

人 葛佩茜
徐小衡
柴老太太
刘长子
殷胖子
邮 差
蔡普门夫人
雷小姐
马福胜
戴子骞律师
擦皮鞋阿毛
顾安琪
温 柏
桑德豪
李 莉
送信童
谭礼明
送电报的

时 一九三七年初夏的一个上午

景 席持平、戴子骞律师事务所中的一间接待室，位于上海最热闹区域的一个摩天大楼。正中，对台的墙上有两个很大的窗口，既看得见对街的高房子，又看得见附近黄浦滩的风景。两个窗口的中间，放着一只很舒适的大沙发。台右面的墙上，有两个门。近台口的那个门是从走廊引进这个律师事务所的进门。在那不透明的玻璃上可以看见反写着的“席持平戴子骞律师事务所”的字样。另外那个门的玻璃上写着“席持平律师”。开出去便是一个短走廊，可以引入席律师和他的女帮办的写字间。在这两个门的中间靠墙，摆着一架电话小交换机，让那个女接线生可以面对着进门。离台口最远的右角，放着一个旋转的书架，装满着书籍以及画报杂志。在台左面的墙上也有两个门，离台口都相当地远。较远的那个门上写着“戴子骞律师”。较近的门上写着图书室。靠左墙近台口，则又是一个大沙发。台中间放着一个长方大桌子，四周围着几只椅子，桌上散放着法律书和杂志。

〔幕启时，女接线生葛佩茜正在交换机桌前接线。她很年轻而美丽。几对线插进拨出的忙着，同时还在那里看电影画报，一方面仍注意着电话机。〕

〔练习生徐小衡，一个十五岁光景的粗俗少年，坐在正中那个桌旁，正在整理许多法律文件，一面轻轻地吹口哨。〕

〔在他对面，一个长子刘正注意地阅读着一份《宁波日

报》。

〔在左面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肥大而棕黑的胖子殷，正忙着在一个信封的背面乱涂。

〔在对台两个窗子中间的那个沙发上，坐着柴老太太。她穿着得穷苦，显得很年老。很显明地她是有一些儿着慌，这环境也使她有些悚然。

〔无论哪个门的启闭，都使柴老太太和那两个人注视。

〔小交换机的铃响了，葛佩茜稍稍从她那画报移动一些目光，把已经讲完了的一次通话拔断了。接着又是一个打进来的铃响了。

葛佩茜 (将线插入) 席持平戴子骞律师事务所。——你们哪儿？你是谁？——丰先生吗？是汇丰银行的丰吗？——对不起，您等一会。——(将另一线插入) 上海狗饭店的丰先生要跟席先生讲话。——(把两方面接通了) 好了，讲话吧。(她又去看她的画报)

〔一个邮差从走廊那个门进来。

邮 差 葛小姐。我给您送这么一大堆的情书来了。

〔他把一大堆函件，攒在交换机桌上。

葛佩茜 谁跟你开玩笑！

邮 差 怎么啦，昨天晚上睡得不舒服？一清早就发那么大脾气！

葛佩茜 你管得着！

〔邮差嬉皮笑脸地走了。

葛佩茜 混蛋！(又一个打进来的铃响了) 席持平戴子骞律师事务所。——对不起，您是谁呀？——律师还没有来咧，您要跟顾小姐讲话吗？——好吧，请您等一会

儿，她现在正在那里通话呐。——好了，现在就是她来讲话了。——是席先生的弟弟，顾小姐。——好了，讲话吧。（旋转头来）小衡，信件来了。

徐小衡 真是要命，我得把这些传票给整理清楚呐。

葛佩茜 好吧。可是你当心戴律师又要训你了。尽让这些信件乱丢乱放。

徐小衡 真是要命，天晓得！（走过去把信件取来）你不能把它分一分开吗？你闲着没有一点事情。

葛佩茜 是吗？你知道我在此地要管多少人的事？（又有打进来的电话。小衡回到桌上，把信件开始分理）喂，席持平戴子骞律师事务所。——呀，是你呀？我以为你已经死掉了埋掉了咧。——没有，没有呀，——是呀，我当然记挂你的喽，象母亲记挂儿子一样的记挂你。——好呀，你以为我在做什么呢？坐在家里绣花吗？我自然觉得开心啦，我也可以笑他们了。——（铃响）你等一等。——席持平戴子骞律师事务所。——戴律师还没有来咧。——快来了。——对不起，叫什么？——怎么写的？——麦伦洋行？——好吧，我告诉他好了。——喂！——是的，又来了一个电话。——不，今儿晚上我不能。——我对你说，不成。——我已经另外跟人约好了。——别问我，我不会说谎。——你怎么知道我要回掉人家的约会？——呸，你一定是昏了头了。

徐小衡 （拿了好些信到席律师写字间去）葛小姐，谁呀，又是男朋友吧？我们的小鸽子！

葛佩茜 （在小衡进去的时候）关你什么事！——噢，是这里

写字间的一个混账小孩子。——不，我不想看电影，我最恨什么强盗啦，流氓的。——你等一等。——好的，我马上就接。——（她在转盘上转了一个号码）喂，——我不知道我懂不懂。——是吗？说吧，再说些给我听听。——你好象什么都知道，是吗？——你等一等。——席持平戴子骞律师事务所。——要温先生吗？——请您等一等。——喂，是中央信托局吗？——请韦先生听电话。席律师的帮办。——顾小姐，韦先生来听电话了。——喂，——（说着，蔡普门夫人刚从进门口走进来）喂，你等一会儿再打过来吧，我现在有事了。（脱口而出地）呀，蔡夫人，早呀！

蔡夫人 早呀，佩茜！

〔她是个穿得很漂亮的中年妇人，三十一二岁光景。

葛佩茜 好呀，今天早晨你一定是很得意了吧。

〔那两个等待着的人，都极感兴趣地听着。

葛佩茜 是的，我想你一定会觉得很开心了。官司打到最后，您打赢了。对不起。——席持平戴子骞律师事务所。——没有，他还没有来咧，虞先生。——好吧，我一定告诉他。

〔这时候，一个长得并不十分好看的女书记，雷小姐，从图书室向蔡夫人那里去。

雷小姐 （脱口而出）好呀，蔡夫人，早呀！恭喜您！

蔡夫人 谢谢您，雷小姐，我自然觉得很快乐，因为什么都好了。您真不知道法官问我的时候，我是怎么挨受的。

雷小姐 好了，现在可什么也不用担心了。

蔡夫人 自然啦，昨天只等席大律师一开口讲话，我就知道准没有事。您在场吗？

雷小姐 没有在。

葛佩茜 办公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出去的。可是今天一清早，我在报上看到了。可真是了不得，不得了！

蔡夫人 简直是“不得了”。你们可惜都不在场，见不到那些不轻易可以看见的事件。真是的，你们知道吧，我就是坐在那里象小孩子一样的哭。我偷偷地留心看哪，有好多听审的人也都在那里哭呢。

葛佩茜 啊呀，我真懊悔我不去听一听。

雷小姐 我想您一定很欢喜，因为有席律师替您辩护。

蔡夫人 自然啦，我可是清清白白的。完全象席律师对法官说的话一样，很显明，我不过是一种自卫行动。可是，话又得说回来，这话却并不是否认席律师的“了不起”。

徐小衡 (从席律师写字间进来) 早呀，蔡夫人。您今天再到此地来心里头觉得怎么样？

蔡夫人 好极了，小衡。就好象突然地在一个恶梦中惊醒了一样。

徐小衡 这里有许多许多寄给您的信。

蔡夫人 谢谢您，小衡。你还没有看见我家里也来了许许多多封信呢。慕名的喽，同情的喽，呵，连求婚的都有。满篇乱讲，天知道说些什么！还有，好些朋友们，都送鲜花给我，祝贺我，我家里简直就好象变成一个花棚了！

葛佩茜 那一定好看极了。

蔡夫人 雷小姐，我经过了这样大的风波之后，我的心，我……

雷小姐 蔡夫人，您好自珍重吧。

蔡夫人 谢谢您，雷小姐。

〔雷小姐往走廊那里下场。〕

〔徐小衡也走向图书室去，又带进去不少信件。〕

蔡夫人 席大律师在里边吗？

葛佩茜 不，他不在。我可以先告诉顾小姐说您在这儿。——顾小姐吗？蔡夫人在此地。——好的。——什么号码？——好的。——她说她不知道席律师什么时候会来。可是，如果您要等……

蔡夫人 好的，我想，我还是坐着看我的信吧。

葛佩茜 那好极了，您请坐，请随意好了。（她旋转了一个号码）

〔蔡夫人走过去，到左面的沙发去。那胖子站起来，对她表示高贵的敬意。〕

蔡夫人 （含笑地）别客气，我这里可以坐呢。

〔她自己坐下了，那胖子在她旁边坐下。她开始看信件。〕

葛佩茜 喂，美丽公司吗？——对不起，等一会。——顾小姐，美丽公司来了。——好了，讲话吧。

〔事务所外勤，马福胜，从进门入来，他是个瘦小的中年人。〕

葛佩茜 马先生，顾小姐马上要你去，她有事找你呢。

马福胜 有数。呀，早呀，蔡夫人。

蔡夫人 （望上看）早呀，马先生。